

史料旬刊

第二十期

史部

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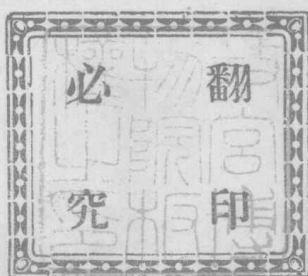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

史料旬刊第二十期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發行所 神武門外發售室

印刷所 京華印書局



價目表		郵費	
每旬一冊	四角	外埠	每期一角
預定半年 十八冊	六元五角	外國	每期二角
預定全年 三十六冊	十一元	本院發寄刊物均交郵局掛號遞送以免遺失	

本市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上海 文明書局 世界書局及

天津 其他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史料旬刊第二十期目錄

經略苗疆事務湖廣總督張廣泗密陳董芳諸人行事心性摺 原件藏三所

經略苗疆事務湖廣總督張廣泗密陳元展成哈元生貽誤封疆請以韓勳劉

永貴署理貴州提鎮摺 原件藏三所

高樸私鬻玉石案 原件藏三所

(一) 巴延三摺三

(二) 勒爾謹摺

(三) 薩載摺
寅 著

(四) 畢沅摺二

(五) 伊齡阿摺三

(六) 薩載摺

(七) 鄭大進摺

(八) 畢沅摺三

(九) 勒爾謹摺二

(十) 楊魁摺二

(十一) 國泰摺

衍聖公請廢告子從祀裁減廟戶案 原件藏三所

(十二) 孔昭煥摺

(十三) 孔昭煥摺二

(十四) 白鍾山摺

(十五) 白鍾山摺二

準噶爾夷人進貢案 原件藏三所

(十六) 黃廷桂摺

(十七) 尹繼善摺

(十八) 尹繼善摺二

(十九) 黃廷桂摺二

(二十) 尹繼善摺三

(二十一) 尹繼善摺四

山東巡撫岳濬奏請改建濮州堯陵廟宇以復真蹟摺 原件藏三所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 原件藏三所

(一) 三寶摺

(二) 楊魁摺

經略苗疆事務湖廣總督張廣泗密陳董芳諸人行事心性摺

經略苗疆事務湖廣總督臣張廣泗謹奏爲遵旨密奏事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臣齎摺家人回營捧到臣恭謝天恩奏摺內奉御批覽卿奏謝知道了所奏事已有旨諭王大臣頒發董芳元展成哈元生張照德希壽等深負皇考深恩朕若不如此料理恐啓人臣因公濟私之弊但此中或有可用之材可惜之處卿密奏聞朕自有酌量欽此竊查元展成哈元生等身爲大吏職任封疆旣不能撫馭有方又不能先事防範以致逆苗猖獗蔓延內地董芳奉命協剿乃觀望遲廻並不實心宣力張照德希壽身膺總理重任或懷私挾詐或將順依違是諸臣等深負世宗憲皇帝委任隆恩揆法準情皆無可道蒙我皇上於大公至正之中寓慎重周詳之意念此數臣或有可用之材可惜之處令臣密奏臣伏讀諭旨感激之私莫可言喻而慚悚之念益切於中伏念臣賦質闇陋實無知人之明除張照德希壽二人臣素未識面至董芳以廣西桂林協副將於雍正八年來黔協剿古州苗蠻即署理古州鎮印務臣見其辦事明敏以爲係有用之才元展成爲雲南司道時臣即聞其居官爲人聲名頗優於雍正六

年內臣因公赴滇始與元展成會晤言及吏治民生諸事見其留心政務體恤民艱臣以爲能切於愛民而又通達政體洵屬賢員雍正七年五月內奉世宗憲皇帝上諭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著各密保一人將其可勝督撫之任或可勝藩臬之任據實奏明欽此臣欽遵諭旨將元展成密摺保奏以爲可勝巡撫藩司之任蒙世宗憲皇帝硃批元展成多有言其好者朕尙未深知其人欽此至提臣哈元生伊在威寧遊擊任內臣爲貴州知府時卽與之往來熟識見其遇事勇敢志大言大三度進剿烏蒙頗著威聲以爲此實武員之特出者不意臣去黔三載今再至黔省見諸臣等之貽誤封疆玩視民命一日至於此極與臣從前之所推許者大相悖謬是臣以愚昧無知妄行奏薦深負世宗憲皇帝慎重人材虛公延訪之恩臣實無地自容今復蒙皇上溫綸垂詢臣不勝慚懼不勝愧憤亦不敢再定其優劣謹就諸臣之行事心性逐細臚列爲我皇上陳之查董芳由行伍出身以備弁微員蒙世宗憲皇帝隆恩超擢爲總兵提督奉命來黔協剿伊久任新疆苗蠻形勢頗能諳曉其人亦小有聰明惜其居心不正行事狡猾卽如棄置新疆之說在張照係屬妄誕無知在

董芳則原知其不可有意迎合張照遂將進剿之兵撤回內地坐視各處逆苗狂逞僅在八弓一隅延挨日月而又能巧於脫卸事事但令張照行文一若無與已事者是以楚粵鎮將各官無不憤怨其奸狡而恥笑其無能臣初抵黔省會晤董芳時即曾諄切告誡冀其幡然改悔伊人尙明白若肯實心宣力俾領兵數千獨辦清江一處尙可勝任無如錮蔽已深惟恐今日倭改之後愈形前此撤兵之非臣微窺其隱衷是以不敢深託前經奏明親往清江督同辦理乃董芳惟恐進剿新疆乘臣於上年十一月內前赴凱里查勘軍情之際忽將數月以前久經招撫之台網苗寨藉稱繳械未盡並不咨會臣即發兵剿殺以致受撫苗衆咸各驚惶在董芳意欲激變內地苗衆阻臣新疆之行臣聞信卽飛咨嚴飭令其不得妄動隨即馳赴董芳軍營督兵前進清江旋將鷄擺尾等處逆寨攻克八弓一帶苗夷聞風畏懼始得寧帖是董芳雖小有才具而居心實有不可問者至元展成從前爲司道時聲名頗優蓋司道責任尙輕且上有督撫爲之統率再加以勤慎辦理是以不見其短迨爲巡撫統轄全省材小任重且其爲人寬緩胸無定見屬員亦不甚遵奉其教令考其政績於察吏安民四

字實不能勝任至於苗疆軍旅之事更所不諳撫綏防範茫無設施上年二三月內逆苗反形已露屬員紛紛稟報以元展成之庸懦正當聞信驚惶上緊布置且臣查黔省近年以來提臣哈元生目無巡撫一切兵馬剿撫事宜以爲係提督專責不容撫臣參贊一語爲元展成者惟有一面據實星馳奏聞一面飛咨督臣尹繼善會商辦理乃計不出此忽欲外示鎮靜以爲安民之善策其告示有云古州清江台拱兩鎮一協有兵一萬二三千名防範嚴密一隅小醜焉敢竄逸內地爲匪何至有城社生民之慮何必有添兵防守之文等語不知兩鎮一協毫無足恃且內地熟苗久已與生苗勾結元展成告示甫經發行而逆苗已肆出燒劫不可遏止此元展成所以取怨於黔民而百喙無辭者也至於辦理軍需賑恤等事凡所議章程條款原不能確有定見而張照又立意阻撓諸事欲形其短以圖重致其罪凡遇元展成咨商事件無論是非概行駁飭元展成但知身負罪戾惟恐錢糧稍有糜費必干重譴又以張照爲欽差總理之員不敢與抗一切聽其所爲以致所辦軍需賑恤事務多不妥協總之元展成情有可憫而罪無可寬至其才具疎庸識見闇陋實不勝巡撫之任臣從前妄

行奏薦則元展成之罪卽臣之罪仰懇聖恩將臣與元展成勅部一併究擬以爲人臣負恩謬妄者之戒再查提臣哈元生賦性剛傲膽氣過人外貌粗直而內實猜忌從前爲遊擊參將時努力功名之念切彼時大學士臣鄂爾泰爲雲貴總督以嚴厲馭之是以烏蒙之役遇敵勇敢屢著勞績迨陞任副將總兵已漸露驕矜及補授貴州提督於雍正十年內奉命入覲仰蒙世宗憲皇帝隆恩優渥是時正值台拱逆苗阻修營房發兵會剿復蒙世宗憲皇帝令哈元生馳驛回黔辦理哈元生自應感戴聖恩實心宣力乃伊但圖速於見功將爲首惡寨如台雄空稗等處並不攻勦反將當差應夫之苗誘其運糧赴營授意所屬武員多行殺戮附從逆寨焚燒數處苗人奔入交汪山內地名蓮花壘者憑險拒守哈元生擁兵萬餘四面攻圍傷損官兵甚多逆苗乘夜全數奔竄官兵坐視不敢邀截哈元生亦明知不問遂以攻開險壘擒戮無算題報大捷並不咨會督撫卽行撤兵比及督臣尹繼善撫臣元展成聞知已阻之不及查台雄空稗此番又復倡逆爲首大肆跳梁其貽禍有由來也哈元生自台拱起身由古州一路回省其隨從之盛起用苗夫至數千名沿途騷擾行至古州所屬之高

表地方該寨苗人不肯應夫竟敢擺隊放鎗公然抗拒古州鎮臣韓勳欲即行
攻剿哈元生以甫經告捷不便又以苗人抗拒見諸章奏力阻韓勳躲避而過
查此番古州地方首先起事之寨即高表也哈元生身爲提督行事如此苗疆
武員爭先倣效凡苗寨強悍者任其犯法不敢過問良懦者當夫應差騷擾不
已三年以來苗人憤怨之心未嘗少忘且哈元生自陞見回任後並無感戴聖
恩愈加敬謹之念每對衆揚言云面奉世宗憲皇帝諭旨雲南貴州兩省俱交
伊管理遂儼然以總督自居文武員弁被其空言恐嚇非祇將備府縣等官受
其呵叱莫敢牴牾卽司道大員亦公然見諸文檄痛加辱詈無敢與較者至於
營伍內一切訓練糧餉事宜督臣尹繼善雖告誡甚殷而武員惟視提臣意指
再武職自將備以及千把員弁有應題補咨補之缺督臣遠駐滇省不得不詢
之哈元生其所舉薦大半以回教爲先其餘則多係虛猾諂媚之人是以此番
用兵其所報如何攻剿如何擊殺全然不足憑信臣檢察案卷考諸實事多不
相符大約遇小勝則十倍鋪張逢大挫則多方掩飾甚至以敗爲勝變罰爲賞
上下相朦莫可究詰督臣尹繼善間有訪聞檄飭嚴查哈元生怫然不悅疑爲

文員所稟其咨覆督臣有云屬員懷私挾詐妄具密稟致上司有輕信之悔殊傷大體且兵行詭道非旁人所能知奚容密稟嗣後務須文武會稟毋得各自具稟等語又如軍前拿獲逆苗婦女督臣尹繼善原檄令交與就近地方官收審如果係逆苗家口具文詳明俟事畢再行分賞有功將士庶免營中攜帶並草率冤濫之虞乃哈元生不肯遵行而所轄武員亦全不遵照督臣之令凡有拿獲婦女但以奉揚威將軍批示一語即行分賞督臣無可如何復行通咨到臣其咨文有云鞭長莫及衆論紛紛此事實屬不妥希即轉飭各路將弁務照原檄交地方官收審不得在於軍前分賞等語臣隨據咨通行嚴飭各路將弁現在遵照而哈元生又復咨會督臣云官兵用命擒拿若不分賞無以鼓其勇敢之氣是以批令訊無難民即分賞通報若令解交地方官收審必須兵役護解甚是費累且窮卒士兵見無所獲未免有徒自出力之怨等語其諸事抗傲如此查上年二月內逆苗起事攻圍古州之王嶺汛經古州鎮臣韓勳擊退卽竄至台拱清江聯界之地往來勾結新疆文武據情稟報哈元生始猶不信至三月內又行聚衆攻圍番招營汛哈元生始派兵二千餘名令宋朝相統領前

赴台拱援剿元展成原議令由黃平施秉一帶大路前往若彼時由大路前往正值逆苗逸出內地黃平施秉一帶有此二千餘兵尚可保守待援乃哈元生令宋朝相由凱里鷄溝一帶苗徑僻路而前且沿途仍責令苗人應夫又不免騷擾迨宋朝相進至番招爲逆苗圍困由此苗人窺見內地無兵遂大肆猖獗攻陷凱里黃平康等處刼掠村寨荼毒生靈如入無人之境矣其時平越都勻以上苗狃洶洶皆有不保之勢哈元生馳至楊老地方堵禦僅有兵二百餘名苗人聞知提督親來以爲必有大兵繼至平越都勻以上始獲保全迨後滇蜀楚粵之兵繼至哈元生派委副將紀龍參將哈尙德等開通大路派令副將馬成林李椅等開通清江副將康世顯等開通台拱又兩次攻克丹江道路以通糧運皆哈元生之所辦理也然臣於上年十月初到鎮遠之時用兵已經數月黃平清江施秉一帶大路之旁尙時有逆苗出沒爲害新疆首逆各寨全然負固幾有猝難收拾之勢且自苗賊肆逆以來傷損我官兵夫役以數千計哈元生竟至束手無策較其功罪十不償一總之苗夷雖屬蠢頑而畏威懷德之念亦同具人性前年台拱之役若非哈元生之辦理乖方及此番起事之初或

能調遣得宜其爲禍皆不至若此之甚查哈元生向在烏蒙頗能使猺夷畏服今乃致苗蠻猖獗若此者皆由哈元生器小易盈從前爲將弁之時尙有畏懼之心今爲提督大員則放縱自恣一念敬肆之心其得失成敗遂懸殊至此臣去冬初抵黔境雖衆口同聲因訪查未確不敢遽行陳奏今臣由清江台拱以至凱里凡所辦理之處逐一清查始知其諸事悖謬如此旣蒙聖主垂詢臣敢不據實奏聞再查張照久任京職臣素未識其人去年十月內伊奉命回京臣於湖廣辰州府地方旅店相值因伊住居鎮遠已經數月軍中一切情勢諒已深悉因與議論至四鼓方散乃知張照於軍旅苗疆之事全未諳曉且神情皇遽言語閃爍深可駭異及臣抵黔以來查伊所辦一切事宜悉屬任意妄行實無一長可取至其性情乖張居心險刻久在聖主洞鑒之中臣不敢多瀆德希壽身爲副都御史蒙世宗憲皇帝簡拔隆恩與張照同膺總理重任張照有辦理不合之處自應婉言勸阻或據理直爭尙必不見從則惟有直陳於聖主之前乃一切隨聲附和毫無匡救之益罪復奚辭但臣由楚至黔在途間即聞楚員傳述云德希壽見張照行事乖謬勸阻不從憤鬱成疾現在臥病等語臣至

鎮遠之時德希壽患病初愈臣詢及張照乖謬如此何以不行陳奏德希壽惟
愧恨歎息終無所言至臣與德希壽共事月餘見其人頗謹慎每與商酌軍需
賑恤事宜亦俱能明晰總因識見平庸懼罪自保是以遲疑畏縮不自知其罹
重罪也臣以愚昧實無知人之明謹就諸臣之行事心性據實密奏伏乞皇上
聖鑒爲此謹奏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硃批所論極公可謂平心靜氣永鑑品
題也至哈元生朕非不知其過但以其人之勇力尙有可用處是以姑留在彼
卿可勿露此意但令其竭力贖罪迨事定後朕自有處之之道

經略苗疆事務湖廣總督張廣泗密陳元展成哈元生貽誤封疆請以韓

勳劉永貴署理貴州提鎮摺

經略苗疆事務湖廣總督臣張廣泗謹奏爲密陳管見仰祈睿鑒事竊查元展成哈元生二人貽誤封疆罪無可逭元展成已奉旨革職拿解進京哈元生欽奉諭旨姑念其現在領兵進剿暫留提督之職交與臣差遣委用若再有怠忽貽誤及剛愎自用之處著臣嚴參將前事一併治罪欽此臣自清江移駐凱里與哈元生共事月餘見其頗知畏懼不敢怠忽貽誤亦不敢復似從前之剛愎自用矣但其爲人粗傲而不明義理愈畏懼則愈思掩飾非能幡然醒悟洗滌肺腸查哈元生自統兵以來始駐楊老繼駐清平今駐凱里皆在內地屯劄並未親身領兵進剿自臣到凱里後哈元生始屢請前赴新疆而臣未敢輕允因哈元生素日管領諸將皆係以權勢脅之至於一切調度舛誤之處甚多不足以服將士之心今若令其前赴新疆徒致各鎮將解體無益於事且恐伊速圖見功以蓋前愆而不務實濟是以臣未令前往若蒙皇上天恩念哈元生從前稍有勞績暫緩治罪臣當詳切開導果能痛加悔悟或尙可勉強供職倘以罪